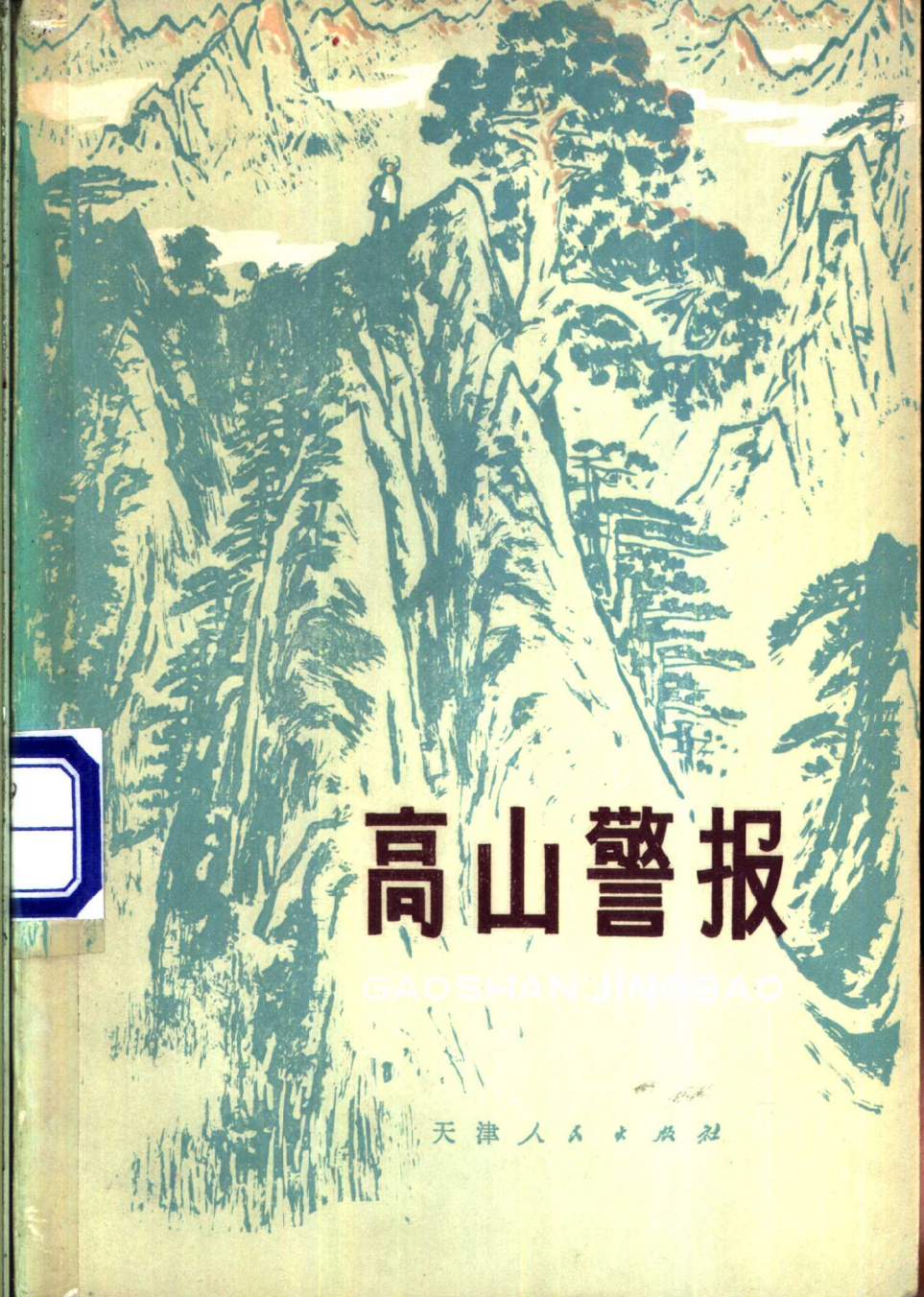




高山警报

GAOSHAN JINGBAO

天津人民出版社

高山警报

*

天津人民出版社编辑、出版

(天津市赤峰道124号)

天津人民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天津市新华书店发行

*

开本787×1092毫米 1/32 印张 3 3/8 字数 47,000

一九七八年四月第一版

一九七八年四月第一次印刷

统一书号: 10072.595

每册: 0.24元

目 录

燕岭送宝·····	兴隆县	吕玉珂(1)
打水鸭子·····	隆化县	薛理(20)
摔跤大王·····	平泉县	高晶(34)
鱼水洞·····	丰宁县	郭凤敏(48)
英雄洞大显神威·····	滦平县	李善文(65)
闹元宵·····	丰宁县	李金刚(77)
高山警报·····	隆化县	薛理(92)
后 记·····		(103)

燕 岭 送 宝

兴隆县 吕玉珂

故事发生在抗日战争时的燕岭山区。

一九三九年七月的一天，鸡还没叫，卧龙川北边的珍珠岭传来“啪、啪、啪”的清脆枪声。

枪声惊醒了卧龙川一带的老百姓。卧龙川地下交通站的共产党员陆德春和他的孙子陆小林，腾地从炕上坐起。

枪声越来越急了，还夹杂着“轰、轰”地爆炸声。随着枪声，卧龙川响起了“嘟——嘟——”的集合哨声，这是鬼子小队长黑野三郎和本村地主、伪军中队长王少堂在集合日伪军，向珍珠岭方向出动。

陆德春和小林耳语了几句，冲到当院，抄起放羊鞭，就翻墙越壁地奔向羊圈，赶着羊群出村向北去了。

原来，我莲花池游击队指导员老赵，去参加县委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，传达毛主席关于坚持

抗战，夺取胜利的重要指示，近几天，就要返回莲花池了。陆德春和小林早就得到上级通知；必须做好接应、掩护工作，使老赵安全返回莲花池；莲花池的同志们早就盼望着他能把县委的指示快点带回来呢。

可是，老赵的行动，被叛徒出卖，密告给了日本宪兵队。盘石岭据点的鬼子中队长小坂奉命追捕老赵。

从卧龙川到莲花池，必经珍珠沟、珍珠潭、珍珠岭和松林坡。这天晚上，老赵通过卧龙川东边的盘石岭时，被小坂安插的特务发现了。一报告，小坂就领着十几个日伪军拚命追击，一直追到了珍珠岭。

这时，陆德春领着羊群也进了珍珠沟。只见他二拇指往嘴里一搁，发出两声哨响，羊都乖乖地藏进了珍珠潭周围的草棵里。他急忙跑上“三步险”上的珍珠岭，看见老赵在一块磨盘巨石后面正向敌人还击。他扑上去喊道：“老赵同志，卧龙川的敌人从南面也上来了！你赶快奔松林坡！”可是，老赵转身扔出一颗手榴弹之后，向陆德春喊道：“你快隐蔽起来，保护交通站要紧！”

霎时，盘石岭的鬼子占领了珍珠岭，堵住了去松林坡的小路。在这紧急关头，老赵和陆德春决定将计就计，来个金蝉脱壳。

老赵先向卧龙川扑上来的日伪军打了两枪，挨着大喊：“一班右侧迂回，三班左侧包围，五班、六班跟我来！”陆德春一边应着：“同志们，冲啊！”一边侧身向珍珠岭上的鬼子又扔出两颗手榴弹，随着“轰、轰”的爆炸声，变换着声调高喊：“冲啊！抓活的。”

卧龙川的鬼子认为山上下来了游击队，拼命地往上攻；小坂队长以为山下上来了八路军，命令狠狠还击。

就在老赵撤出珍珠岭上火力袭击最凶猛的磨盘巨石的时候，突然他身子一晃，手捂前胸倒下了。鬼子两方自己打自己的火力更猛了。陆德春向敌人扔出最后一颗手榴弹，借着天黑翻滚到了老赵身旁，背起老赵，迅速爬过“三步险”，拐进了珍珠潭边。这时，老赵已昏迷过去了。陆德春从珍珠潭捧来泉水，送到老赵干裂的嘴边。不一会儿，老赵睁开了双眼，他强忍着剧烈的伤痛，说：“老陆同志，我没完成县委交给我的任务！”说着从怀里掏出一个用蜡封好的布包，上

面还浸透着鲜血，递给陆德春，说：“这是毛主席坚持持久战的重要指示；三天内，必须把它送到莲花池，山上的同志们都焦急地等着哪！”陆德春忍住眼里的泪水，不住地点着头说：“老赵同志，你放心！我和小林豁出命也要提前把它送上山！”

老赵听着从珍珠岭上传来的激烈的枪声，微笑着睁大了眼睛，扭过头来对老陆说：“小林个子一定长高了吧？你千万要把他培养成革命的好后代啊！”陆德春擦去了眼泪，还是不住地点着头。

老赵仰望茫茫天空中的北斗，脸上充满了胜利的笑容，他忍痛咬紧嘴唇，直起身子，望着夜色笼罩着的卧龙川、珍珠岭、松林坡、莲花池；他抚摸着刚刚递在老陆手中的宝贵文件，万分激动地说：“咱们一定要坚信毛主席的话。抗日战争是持久战，只要发动群众，坚持斗争，最后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的。”说完，他就紧紧地闭上了眼睛。

陆德春那粗壮的大手托着用鲜血染红的蜡封布包，回想着老赵的最后两句话，一股暖流传遍全身。他含着眼泪，掩盖好老赵的遗体，又将自

己染着血迹的白布衫盖在了老赵的头上，便转身离去了。

枪声稀疏了。敌人也发觉上当了。受伤的小坂气得“啪啪”打了卧龙川小队队长黑野两个耳光，声嘶力竭地叫喊：“搜山！搜山！”

鬼子的喊叫，陆德春听得清清楚楚。

这时，天色已经蒙蒙亮了。再想闯上松林坡，奔往莲花池容易暴露目标。于是陆德春悄悄返回珍珠潭，脱掉上身，一个猛子扎到潭底，将蜡封布包塞进了潭底的石洞。他上岸后，穿好衣服，又从腰里抽出放羊鞭，使劲儿在空中晃了两圈儿，打了两个清脆的响鞭，把敌人吓得扑腾扑腾爬在了地上。

陆德春一阵哈哈大笑，被敌人很快围了起来，小坂和黑野也急忙赶到。陆德春泰然自若，光着膀子，手持羊鞭，口里还不住地喊着羊群。说也奇怪，不一会儿，几十只羊都从草棵里出来跑到了他跟前。日本鬼子和伪军更加纳闷儿了。卧龙川伪军队长王少堂跑了过来，一看是陆德春，吃惊地喊道：“啊！陆老头子，你跑这干什么来了？”

“王队长，你怎么胡涂了，我这不是给你家

放羊来了吗？”

“啪”地一声，王少堂上前打了陆德春一个嘴巴，瞪着眼说：“胡说！谁让你这么早来放羊？”

陆德春用手抹去嘴角流出的鲜血，横眉一立，指着羊群厉声对王少堂说：“前几天你嫌放羊晚，还把小林打了一顿；打那以后我们天天天不亮来放羊，你还打人！你还讲理不讲理？”陆德春几句话把王少堂说得无言回答，疯狗似地上前又要打陆德春。可是，狡猾的小坂一声大喊：“住手！搜山的继续！”

敌人终于发现了老赵的尸体，但在身上翻腾了五、六遍，并没有发现什么，只是在死者的头上发现了一件带血的衣裳。黑野一看，如获至宝，瞪大眼睛看着陆德春光着的膀子，冷笑一声，说：“你的良民的大大的不是！带走！”

陆德春被敌人带回了卧龙川，关在了黑野住的院子的西屋里。羊群都乖乖地被赶回了羊圈。

黑野如何处置陆德春，暂且不说，回过头来再表表这小林子。自从爷爷夜里走后，他一直扒着窗前望着村北，想着赵叔叔什么时候上了莲花池，爷爷什么时候胜利回来，他今年才十三岁，

墩墩实实的招人喜爱。他九岁那年，赵叔叔正在区小队当侦察员，经常到卧龙川侦察敌情，有时就住在小林家里。小林从赵叔叔那里听到不少延安、毛主席领导八路军打日本鬼子的故事；赵叔叔还抽空教小林识字呢。赵叔叔当上游击队指导员以后，小林见赵叔叔的机会就少了，小林是多么想念赵叔叔啊！听爷爷说，这次是接应和掩护赵叔叔把县委文件带回莲花池，小林就更想去了。可是，爷爷再三嘱咐他：要听话，万一爷爷出了事，就去找给伪军挑水的陈宽大爷；陈宽大爷会帮助他完成“交通”任务的。小林象一个急迫等待接受任务的战士，他是多么盼着爷爷快回来呀！

天都大亮了，当陆小林第三次来到大街上的时候，忽然看见爷爷光着上身被绑在了敌人的队伍中间。

小林注视着爷爷的目光，爷爷向他微微一笑；小林从爷爷的眼神里受到了鼓舞。可是小林还是控制不住自己，哭喊着向爷爷扑去，被两个伪军用刺刀挡住。小林还是追着、哭着、喊着。陆德春猛地扭头紧缩眉头盯着小林，大声喊道：“哭什么！要听话！”哭喊的小林站住了，他开

始意识到了严酷斗争的现实。他紧咬嘴唇，忍着眼泪，望着爷爷的背影，好象在说：“爷爷您放心！我一定听话。”小林擦干眼泪，挺起胸脯，向尾随在后边的羊群走去，迎面正碰上陈宽大爷挑水过来。小林刚要张嘴说什么，陈宽大爷一挥手大声说：“天这么晚了，还不快放羊去。”然后他看了看左右没人，小声对小林说：“别难过，要挺住！”小林机警的大眼忽闪了一下，说：“陈大爷，您放心，我担心的是赵叔叔，他……”陈宽大爷说：“这个——中午我告诉你。”

再说这黑野三郎，早饭的饭碗还没撂下，小坂又来电话了，根据得到的情报证实，珍珠岭打死的那个人就是莲花池游击队的指导员，那个人身上确实带着一份极为重要的文件，必须在三天内找到，否则，与皇军作战大大的不利。

早饭前，残忍的黑野已对陆德春同志用尽了各种刑法。但老陆同志在敌人面前表现得理直气壮，威武不屈。他把个人生死置于度外，时刻想着的是老赵同志未完成的任务，特别是老赵同志牺牲前的那两句话：“抗日战争是持久战，最后胜利一定属于我们！”他对胜利充满信心，他相信小林一定会完成任务。陆德春一口咬定自己不

懂什么是情报和文件，只是在放羊时偶然相遇八路军受伤，他才上前进行抢救。

还是汉奸地主伪军队长王少堂给黑野出了个鬼主意，把陆小林抓来一起审讯。

小林由两个伪军从村北追了回来，拽到了黑野住的大院里。他一眼看见爷爷被绑在西屋门口的那棵老槐树上，前胸和胳膊满是浸着血的皮鞭印，嘴角还不住地滴着鲜血。小林猛地扑上去大声地呼喊：“爷爷、爷爷！”止不住地眼泪流了下来。

陆德春从昏迷中醒过来，睁眼看见身边的小林，狠狠地瞪了立在身旁的黑野和王少堂一眼，点头微笑着对小林说：“哭什么？爷爷是放羊喂牲口的！咱没做亏心事！”小林仰望爷爷刚毅的神态，浑身增添了无穷的力量。

他紧紧攥着小拳头，仇恨的两眼冒着火，一下冲到黑野、王少堂跟前厉声地质问：“你们凭什么把我爷爷打成这样？”王少堂被这突然一问，吓得退了一步。黑野三郎却张着大嘴哈哈一阵狂笑，指着陆德春对小林说：“你爷爷，八路的干活。”

小林瞥了黑野一眼，昂头梗着脖子说：“什

么八路九路的，我不明白！”

王少堂一听，大声向小林喊叫：“快说，你爷爷给游击队干过什么？”

“不知道！”小林斩钉截铁地回答。

王少堂上前“啪”地抽了小林一个嘴巴：“他妈的，你知道什么？”

小林抹去从嘴角流出的血，一个字一个字地说：“就知道我爷爷是给你家喂牲口的，还帮我到珍珠岭去放羊！”

“唰”地一声，黑野抽出寒光闪闪的战刀，“嗖”地放在小林的肩上。鬼子突如其来的动作，使小林眉头一皱。这时，陆德春厉声大喊：

“住手！你们打死的八路军是我背的，这和我孙子没关系！”

从爷爷的话里，小林知道了赵叔叔为保护县委的文件牺牲了，可是，县委文件在哪儿？是不是送出去了？小林不知道。于是，他用手拨开黑野搁在自己肩上的战刀，机警的眼睛盯着黑野和王少堂问道：“你们到底要干什么就明说吧！”

王少堂一听有门儿，上前对小林说：“有一份情报，你知道吗？”

小林一听，仰头哈哈大笑：“什么‘轻报’

‘重报’的，我没见过！”

小林的回答气得敌人脸红脖子粗，黑野发疯似地狂叫：“来人！把小孩的关起来！”

两个伪军连推带搯地把小林关进了西屋。小林在屋里不停地骂着、喊着，从窗内望着槐树上被吊缚着的爷爷，爷爷暗示地点着头。

这时，黑野屋里的电话铃响了，小坂中队长奉宪兵队命令，又在催问那个重要文件搜到没有。

王少堂的鬼主意没有见效，黑野却挨了小坂一顿训斥，再次指令他必须三天内找到那份重要文件，否则以军法论处。

晌午了，嚎叫了半天的黑野还是决定从陆德春身上找线索，把陆小林故意放回，暗里派伪军监督放羊。王少堂家的牲口由陈宽大爷负责喂养。

陆小林在两个伪军看押下回到了牲口棚大院。他肚子饿得叽哩咕噜直叫唤，心里却想着赵叔叔带回的重要文件。

伪军们吃午饭了，陈宽大爷挑着水桶从牲口棚大院门口经过，向院里故意大声喊着：“小林，该给牲口挑点水啦！”小林一听是陈宽大爷，急

忙答应着：“好！我这就去！”说完挑起水桶奔向井台。陈大爷先从口袋掏出个玉米面饼子递给小林，左右看了看监督的伪军离井沿很远，小声对小林说：“刚才送饭时，你爷爷说文件在老地方，今晚我掩护你出村去莲花池！”

陆德春指的老地方，就是珍珠潭底的石洞。这个洞还是小林前年放羊在潭里洗澡摸鲇鱼时发现的。两年来，通过这个洞，转送了不少重要情报呢！

下午，两个伪军跟着小林把羊群赶进了珍珠沟，羊群慢慢地爬上了珍珠岭对面的西坡。小林来到珍珠潭上的“三步险”，望着下面碧绿清澈的深潭，多么想跳进去看看爷爷放的文件还在不在石洞里啊！可是不能，小林想到了爷爷的“搞交通不但要胆大，还要心细，提防监视”的嘱咐时，就沉住了气。

小林坐在“三步险”上的一棵猪腰子杏树下歇凉，眼却还一直望着珍珠潭。冷不丁小林脚下的草棵里飞走一个小山雀，小林喊着猛扑过去。小山雀跑了，却发现草棵里有不少风吹落下的猪腰子大杏。小林在树下不停地寻找着。

在珍珠岭西坡监视小林的两个伪军，鬼鬼祟

祟地望着小林。一个伪军对另一个说：“你瞧！快过去，说不定这小子在找文件！”伪军上气不接下气地跑上了“三步险”的杏树下，累得满脑门子汗。伪军见小林还往口袋里装着什么，就持枪对着小林大喊：“不好好放羊，跑这来干什么？”小林一手捂着口袋说：“拣几个猪腰子杏吃。”一个伪军上前揪住小林的衣领说：“什么他妈的杏，把口袋里的东西掏出来！”小林白瞪了伪军一眼，双手捂住口袋喊：“我好不容易捡的，你们不能抢去啊！”两个伪军仔细把小林身上搜了两遍，除了两捧大杏外，啥也没有。

伪军没好气地骂了一顿，就又上了西坡山梁，坐在了一棵大梓楞树下。一个伪军发着牢骚说：“小孩子懂个嘛，重要文件不定早飞哪去了呢！”另一个伪军摇着头说：“别小看这小孩子，前几天就是几个孩子摸了一个日本宪兵的枪！”

日头偏西了，小林的羊群爬上了珍珠岭，他机智地不时望着西坡梁上的伪军。两个伪军抱枪坐着好象睡着了。小林快步来到“三步险”，一把抓住一棵小松树，来找他经常掏的一个山雀窝。

西坡梁上的伪军并没睡，他俩的眼睛眯缝着，死死盯着攀上“三步险”的小林。

小林忙乱地从山雀窝里往外掏着什么。

这时，伪军悄悄来到了小林跟前，心中暗喜：这回可逮住你啦，文件准跑不了吧！

“你掏什么？”伪军大喊一声。

小林生气地说：“我掏山雀呢！”说着一只黄翅膀绿尾巴的山雀真的由山雀窝里飞走了。小林瞪着旁边的伪军说：“瞧！你一喊，吓跑了！”伪军又揪住小林搜了一遍，用枪托捅着小林说：“他妈的！快一旁歇着去！”

伪军一拨拉，小林好象没站住，跌下了一丈多高的石礅子，扑通一声，掉进了珍珠潭。

这时，一个伪军捋起袖子，把手伸进了山雀窝，山雀窝里，除了一把把乱草外，就是一根根山雀毛了。

愚蠢的伪军眼巴巴地看着小林一头扎入潭底，沉了老半天才浮出水面。敌人在小林身上没有发现任何破绽，小林却在潭底的石洞里摸到了爷爷藏的那个蜡封布包，并往里塞了塞，又堵上了一块大石头，才放心的浮上了水面。

天黑了。两个伪军扫兴地跟着小林回了村。